

## 生命遊戲

最近網路上有一篇關於未上市遊戲的文章，這篇文章吸引了非常多人的關注，因為它聲稱遊戲內的積分能換成現實的任何東西，即便是錢買不到的都可以，但會因為稀有度不同而改變所需積分。於是這款遊戲被世界各地的人大肆討論，文章下的評論有上百萬則，轉發次數甚至逼近千萬次，許多名人也公開討論這遊戲的真實性……

那天，遊戲正式開放的那天，所有人都開心極了，因為它會直接給首次開啟遊戲的你一個你想要的東西，而我因為沒有特別想要什麼東西，便隨口說了我要五十萬點積分，在許完願望之後，遊戲介面出現了「有能力的人就能擁有一切」的文字。我以為這只是遊戲製作人的心裡話，所以也沒有想太多，便點了任務鍵去接收任務。

「練完一支舞、跑步十公里、寫一篇文章……」我這才意識到有些不對勁，因為所有的任務內容都是要在現實中完成，所以這並不是普通的手機遊戲，手機只是為了讓我們方便看說明書和紀錄積分而已，不過基於當前的挑戰都算是簡單的日常任務，所以我便隨意挑了三十點積分的任務。解任務的同時，我瀏覽著遊戲介面，赫然發現任務可以無限刷新，而同一個任務在完成後也可以再接再第二次，但第二次的獎勵會少一些，因此我只把它第二次的挑戰當成是日常任務來解。

遊戲開放約莫過了三個月，有一天因為無聊，我打開了家中那台塵封已久的電視。

「這是什麼？！」我疑惑的說。

映入眼簾的並不是習以為常的頻道，取而代之的是玩家在執行任務的直播畫面，其中有些人甚至要去奪取別人性命。直至這時我才發現大事不妙，因為螢幕上的跑馬燈不時提醒著：只要成功奪取他人的生命，點數便會繼承給奪取者，最低至少有一千點」。

螢幕的左側也列出了積分排行榜，而我因為一個無意的請求名列第四名，但第五名的積分卻只有一萬多分，由此可知，我和前三名的人成了世界眾人的狩獵目標。

為了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，我開始無限刷新任務列表，期待著適合我的任務出現。在四個小時的奮戰後，宛如救星的任務出現了，其獎勵是能和遊戲開發者對話，但任務內容卻是「現場見證一個人的死亡」。於是我第一時間想到的辦法有兩個：親手執行或在一旁觀看。然而親手執行是我不可能做的事情，但在一旁觀看也有可能被一同殺害，在評估兩個所知方法皆不可行後，這個問題困擾了我許久……

直到有一天，有個直播畫面是某玩家潛入醫院，將大部分的藥劑換成毒液，這才讓我想到的第三個方法。為了保護自己，二話不說的我馬上去執行至今為止成功率最高的方法。

我報名了醫院的志工，也在志工時期結交了一位好朋友，讓當志工的日子不再枯燥乏味。在經歷了一番努力，嘗遍快樂與淚水的滋味後，我終於通過了

培訓後的考試，我能開始每天接觸到生病的人的生活，我心想，或許就有機會見證到死亡的瞬間了。

成為醫院的固定輪班志工後，一開始的我非常的不習慣，因為見到的每一個人臉上都沒有笑容，使我感受到無比沉重的壓力。終於有一天，我鼓起了勇氣，對某一位我服務的對象說：「為何你們總是不笑呢？」。

他一臉驚訝的看著我，說：「你不知道在醫院裡也有『玩家』的存在嗎？醫院就像遊戲中的刷怪場，輕輕鬆鬆便能得到大量積分，整天處在隨時會死亡的地方，我們怎麼有辦法笑得出來？」聽到這裡，我實在無法忍受那些玩家的所作所為了，所以我決定保護無辜的病人，即便這會大幅降低任務的達成率，但我也要努力去做。

約莫半年後，世界已不再是以前的樣貌了，總人口數減少了二十億，這些生命轉變成原先不存在現實的事物，像是小說裡的人物、遊戲裡的工具等等。我也至少阻止了五名玩家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組四人小隊，他們帶著各式強力武器到來，看似威力無法擋，但他們並沒有提早討論如何分工，使我能只靠一面盾牌加上一支球棒就將他們一一擊破。在此同時，我收到一封信件，裡面寫著：「因為你做事非常有效率，且被多數醫生認為具有一定的醫療觀念，所以我們決定將你調到急診室幫忙。」這半年，我大多是在一般門診從事著櫃檯的簡單工作，只有少部分時候能進到看診室。相對於一般門診，在急診室更容易達到我的目標，不過在急診室的我，幾乎每天都忙於更換醫療用品，完全沒機會見到急診患者，但這也讓我比較放心，因為這樣就不必去思考接下來更可怕的挑戰。

有天我正在一如往常地更換醫療用品的時候，「叮叮叮！」，我的手機傳來了鈴聲，我緩緩地接起電話：「快點下來，有急診患者，我一個人沒辦法。」電話那邊傳來了震耳欲聾的聲音，還沒來得及掛上電話，就急忙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衝向指定地點。

入眼的畫面令我震驚不已：一個染血的熟悉面孔躺在潔白的病床上，她是之前和我一起當志工但未通過正式考試的同伴。

「他被其他玩家砍了很多刀。」醫生說。

在醫生下了拿縫線給他的指令時，我在救和不救之間掙扎著。只要不拿縫線，我就能達成任務；若我遞了，達成目標的機會不知何時才會再次到來。但現實不容許我想這麼多，它用一聲刺耳的「嗶」取代一切不必要的言語，她的心跳停止了。

醫生改以恢復她的心跳為主要任務，但經過了半分鐘依舊沒有起色，突然之間，想到自己擁有的遊戲積分，發現只有我能拯救她，於是我不顧會被醫生知道身分的危險，大聲地喊出：「請讓她恢復健康！」

在那瞬間，我的手機上出現了一個介面「剩餘點數不足，是否要接受臨時任務？」我毫不猶豫的點下「是」的選項。

「讓眼前的人昏倒」螢幕上顯示出了這串文字。「只是昏倒而已，應該沒有關係吧。」我心想，因此我便握緊拳頭，「喝！」揮向醫生的腹部。在聽到一聲「啪！」的聲音後，醫生便倒地不起。

一段音樂從手機的喇叭傳來，是任務達成的聲音。突然間，神奇的事情發

生了，她身上的所有傷口和血跡都消失了，彷彿她沒有受過傷一般，我的點數也降回極接近零的十八點。但是意料之外的事發生了，任務達成的音樂再次響起，我的臉由原先的泛紅轉為蒼白，因為我只剩下「現場見證一個人的死亡」的任務，而這就表示我施力不當，把醫生打死了。

稍微做了一些小測試之後，我確定了醫生死亡的這件事，但卻不明白一拳為什麼能造成如此大的傷害。在成功解完任務的開心背後，我對醫生感到十分抱歉。

於是我立刻領取任務獎勵：螢幕上顯示出一串數字，看起來似乎是一組手機號碼。在撥出不久後，手機的那端傳來了一個怪異的聲音，他應該是使用了變聲器。

「想要結束這場遊戲，對吧？」原來我的想法早就被猜到了。

「即使你的點數已經變的很少了，不會是世界眾人的目標，你仍然想要結束嗎？」

聽到這裡，我遲疑了，確實我已經不會被針對了，我不會每天處在危險之中了，不過……

「只要花自己賺的積分就能救別人的性命，這樣子的世界不是很美好嗎？」

我就是討厭這個遊戲的設定，如果只是普通的解任務就能救人，這確實是個舉世無雙的好遊戲；但是若只能拿殺人所賺的積分來救人，我真的無法接受，因為那些被殺的人是無辜的，他們明明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美好未來，只因為某些人的自私就毀了他們的未來，這絕對是錯的。不過只要有努力就有收穫，這樣子的世界也令我十分嚮往，因為這樣就不會有做白工的問題。究竟下一句要怎麼回答？絞盡腦汁，仍然無法得到一個最佳的答案。

「請問你還醒著嗎？」志工同伴的聲音把我從無限的循環思考中拉了出來。我環顧四周，只見她躺在病床上看著我。這個畫面讓我想起玩家的惡行，也讓我確定接下來要回答的話。

「是的，我還是想要結束這荒唐的遊戲。」我用堅定的語氣說出了這句話。

「那麼請你解任務，因為有一點難度，所以你就和你的同伴一起解吧！」

電話被對方掛掉了，我切換到遊戲畫面，畫面上出現了一個新任務，只是看了任務標題，我的心涼了一半，因為是我不擅長的内容：「限時拼圖」。這時她湊過來看了一下，說：「他完全沒有提到遊戲的規則喔？」確實，螢幕上只有大大的「限時拼圖」四個字和開始遊戲的按鈕，過於簡約的畫面使我們不敢輕舉妄動，深怕一個小失誤就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局面。

在猶豫和不安下，天色漸暗，到了應該休息的時刻，但我仍舊坐在冰冷的椅子上，逐一回想遊戲開始之後發生的點點滴滴。

原本的世界雖有著嚴重的貧富差距，不過人們仍然擁有情感和人性，但自從遊戲開始後，人的價值觀改變了，認為只要刀一揮、扳機一扣，便能賺大錢，人人都能當富豪。而我在這遊戲造成的所有事情中，逐漸發現這遊戲真正的目的，他希望讓我們去認真思考一件事的背後潛藏的危機，但幾乎所有玩家都沉浸在賺積分換東西的喜悅中，完全沒有想過自己的行為會造成什麼後果。想到這裡，我決定馬上開始遊戲，因為每拖延一秒鐘，玩家的所作所為都會增加一點世界毀滅的可能性。

我用力的點下開始鍵，而她也在一旁觀看。

畫面一閃，拼圖題目意外的簡單，我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就完成了，但在完成的瞬間，螢幕上竟顯示「不夠快」三個大字，隨即又打散了拼圖。我們就這樣反反覆覆的拼著圖，即使在十秒內拼好，依舊沒辦法通關。最後我也因為專心時間過長而體力不支，直接倒地不醒。

在睡夢中，我回到了志工培訓的日子，那時的我們互助合作、同心協力的通過種種難關，現在為什麼一件簡單的事情就能使我們跌倒呢？那時的我們即使遇到挫折，臉上總是有著大大的笑容，現在的我們又為什麼會愁眉苦臉呢？或許是情況不同，亦或是心境不同，導致不一樣的我們出現，也影響了破關的速度。

在一個晴朗的好天氣下，我繼續努力的刷新紀錄，而她則在一旁無聊的看著說明書。

「之前就有這一頁了嗎？」她問。

我靠近一看，一頁嶄新的規則映入眼簾，而其中某一行寫著不像規則的東西：「過不了關卡的時候，是不是很希望自己多幾隻手臂呢？」於是我恍然大悟，之前的我總是被以往灌輸的規則束縛著，導致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沒有察覺。

「兩個人一起玩就可以快更多！」我邊說邊把手機放到桌上。

「真的嗎？」她半信半疑地說。

「試試看就知道了。」說完，我便按下開始鍵。

結論是並沒有比較快，但是錯的不是方法，是我們。我們因為沒有協調好，經常點到同一片拼圖，了解問題在哪之後，我們就先商量好由我負責靠近我的這邊，她則負責另一邊。

再挑戰一次後，只是放鬆玩就逼近之前的紀錄了，所以我們二話不說，又一次按下開始鍵。終於，在多次的努力後，我們成功通關了，在此同時，手機傳來了熟悉的聲音，原來是遊戲開發者主動打電話給我。

「現在只剩一個關卡就可以結束這個遊戲了。」經歷了許多風霜後，我終於走到這一步了。

「最後的問題不會太簡單喔，結束通話之後，看一下任務介面吧，我留了最後的題目在那裡。祝你好運！」

「感謝你給的機會呢，相信不用多久這遊戲就會結束了。」我充滿自信的說，隨即掛斷了電話，去迎接最後的題目。

「終於到最後了，想要結束這場遊戲必須再死一個人，你認為應該是誰要死呢？」

這樣子的問題讓我的自信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因為即使我可以隨便回答一個人的名字，但是這樣子對那個人非常不公平。於是在我逐一剔除所有與這個任務無關的人後，就只剩下我、遊戲開發者、以及和我一起通關的她。

在多次的反覆思考後，我決定填上我的名字，而在打完我的名字後，電話就響起來了，不出我所料，正是遊戲開發者打來的。

「你為什麼不是選擇我呢？」他用疑問的語氣說出。

「我當然很想選擇你，因為你明明知道遊戲開始偏離軌道了，卻還不關閉遊戲。不過你一開始確實是做了對人類有益的遊戲，只是在某天被玩家發現遊戲的隱藏設定後，殺人賺積分這個方式才開始被大多數人使用。而且，如果我選擇你，我也沒辦法確定你死後遊戲會不會被關閉。」

「你說的完全正確，而且你想的遠比我預料得還周到。」他邊鼓掌邊說。

「那你選擇自己的原因呢？」

「我，為了救一個人害死了一位醫療人員；為了自身的安全，產生了想看到別人死亡的念頭，這樣子的我，已經稱不上是一個人了。我自己認為的生活意義就是要幫助他人，所以為了幫助別人，我什麼事都會做。」

「好的，那麼遊戲就到這裡結束了。」

結束眼下的對話後，我仔細地檢視手機，確實找不著程式了，但過了幾秒鐘，電話那邊又傳來了聲音：「不過這次是我失算了，因為手機裡沒有那個遊戲，所以我沒辦法取走你的性命。」

聽到這句話，我忍不住笑了出來，「那你希望我怎麼做呢？」我略帶疑問的說。

「那你就看清楚沒有這遊戲的世界會長怎麼樣吧！」他說完後就把電話掛掉了，回撥也已經變成空號了。

沒了這遊戲的世界，如同狂風暴雨後的雨過天青。人們開始重整政治體系，修復被破壞的公共設施，世界逐漸恢復和平。卻有些人仍然不能接受這個事實，繼續嘗試殺害他人，期望著能觸發某些機關，再次開啟遊戲。不過他們還未找到機關，就被警察以公共危險罪逮捕了。我和她也再次來到醫院，繼續幫助他人。

事件結束後的某一天，她好奇地問我：「如果沒有遇到這個遊戲，你也會來醫院做志工嗎？」

「應該是不會，但我會用其他的方法來幫助每個有需要的人。」我這樣回答。

我認為生活的意義就是要盡全力幫助別人，即使最後無法完成，但至少你努力了，就算只有一點點成果，但也是付出了力量。在短短的問答過後，我們繼續著我們各自原先的動作，在這個我們盡全力保留下來的美好世界下，創造著一段又一段美妙的故事。

字數：5166